

UP THE AMAZON  
WITHOUT A PADDLE

# 无桨上溯亚马逊

60 Offbeat Adventures Around the World  
60 个不落俗套的环球冒险故事

[美]道格·蓝斯基◎著  
未泯◎译



百家出版社

# 无桨上溯亚马逊

——60个不落俗套的环球冒险故事

[美] 道格·蓝斯基◎著

未泯◎译



百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桨上溯亚马逊: 60 个不落俗套的环球冒险故事/  
(美)蓝斯基著; 未泯译.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4. 4

ISBN 7—80703—029—1

I. 无... II. ①蓝...②未... III. 故事—作品集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819 号

UP THE AMAZON WITHOUT A PADDLE

Copyright: 1999 by DOUG LANSK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EADOWBROOK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帮助取得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9—2002—102 号

- |                        |                                   |
|------------------------|-----------------------------------|
| 书 名                    | 无桨上溯亚马逊<br>——60 个不落俗套的环球冒险故事      |
| 著 者                    | (美)道格·蓝斯基                         |
| 译 者                    | 未 泯                               |
| 责任编辑                   | 金长蔚                               |
| 封面设计                   | 张 宙                               |
| 出版发行                   |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8.125                             |
| 字 数                    | 194000                            |
| 版 次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ISBN 7—80703—029—1/1·9 |                                   |
| 定 价                    | 15.00 元                           |



## 前 言

你可能正打算对以下文字一略而过，坦率地说，我不怪罪。我自己也经常如此而为，而我的大部分朋友也都坦陈，他们也是跳过前言的读者。实际上，这种作派也同样出现在面对序文、导言、绪论或诸如此类的文字上。

略过前言的诸位，会很高兴地察觉：即使略过这部分，也不会对理解本书造成麻烦。基本上，这只是介绍我如何开始从事旅游写作，以及为什么会开始旅行——这是我人生中众多随意决定的其中两个。

在地球上一些最不安定的地方旅居两年后，我必须承认，在曼谷这样一个地方受伤，真的有点羞愧。毕竟，曼谷每年已经安全接待了500万名超重、身着单衣短裤、背挎照相机和摄像机的观光客。但事后忖度，我想就旅行写作（还有身体医疗）来说，这可是我的大转折。

怎么回事？当时，我从等待绿灯的车阵间穿过马路（不守交通规则）；突然，一辆敞篷的货运小客车冲向我。除了当天是该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泰国“公共车辆冲撞无辜旅行者”的国定假日外，实在找不出车子撞我的其他理由。我灵敏的反应虽让我躲过扑来的客车，却又面对另一辆以75公里的时速接近我的汽车。

直到最后一秒我才看见汽车，于是反向缩回。要不是这部疾驰的汽车碾过我的脚踝止住我的话，我或许可以幸免于难地逃脱。

作为经验丰富、善于处理国际突发事件情况的旅客，我爬到人



行道，大声尖叫。我听到脚踝碎裂的声音，它就像被相扑大力士脚蹬滑雪靴踩过的幸运饼。我明白该去医院，所以便开始连声呼喊“救命！”“救救我！”“他娘的！”来求助。我想在泰国我的喊叫可能被翻译成“走开！”“别过来！”“滚蛋！”

难怪连撞我的那辆车算到一起共有七十多辆车以过，却没有一辆停下来帮我一把。我大概也吓跑了包括一名僧侣在内的 15 名行人，他们在忙于进行更为要紧的大事前，只像狗嗅着死松鼠一样，在我身后徘徊。

警察十分钟后抵达，听完我说记不得车牌和车子颜色后，便迅即离去。

幸好，一名说英语的男子在警方离去之后抵达，他协助我坐进他跑车的后座，然后火速地把我送到最近的医院——但这是在先把他妻子送回反方向约八公里的家之后。

在医院，想必护士按照国际红十字会标准的急救程序，给了我两颗阿斯匹林，然后把我跟一名摩托车事故伤者，单独留在同一病房一小时，而此伤者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

医生终于大驾光临，听到他会说英语我如释负重，但我却很失望地得知，我惟一的止痛药就是已经被我吞下的那两颗阿斯匹林。我问他是否听说过吗啡或可待因药或 Jim Beam（一种威士忌酒——编者注），他只是摇头微笑，像是要找这种药，还不如向罗浮宫借文艺复兴时期的收藏品来得更容易些。

他们决定替我的脚上石膏，5 分钟后，又替我拆除石膏，或许这样他们才能多收我一些医疗费。我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也很难让我的意识保持清醒，我的疼痛指数已达到六级。最后，他们又决定再把那只拆除的石膏放回我的脚上，然后用绷带固定起来。这种石膏固定的效果，大概就和拿折纸包住我的脚差不多。

医生带着为手下出色工作而骄傲的一脸微笑折回。他表示，



我必须在这几天接受手术，但“不必担心”，这是个“不流血的手术”——不管其真意如何。麻醉师会用阿斯匹林和有毒的记号笔来麻醉我吗？而我还能绑着或许已变成一条日本金鱼形状的石膏醒来吗？我不敢妄断。

我决定离开这个国家。我请医生帮我叫出租车，然后把我的医疗账单拿来，急诊室费用、医生诊疗费、X光、石膏、拆除石膏、置回拆除石膏，以及一副新的拐杖，一共30美元。即使医疗失当，但生意经倒也不错。

我接着到黑市买了一些镇静剂，再去机场，搭上最近一班飞往欧洲的班机，飞往法兰克福，然后搭火车到哥本哈根，坐巴士到港口，搭船前往瑞典，再坐火车到瑞典友人席妮家，以那种一口气大声念完这段句子你也会有的同样筋疲力尽和痛苦不堪的感觉，瘫倒在她家门口。

朋友旋即送我到一家非常大而且干净的瑞典医院，这里都是为公费医疗制度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他们似乎从没有向病人收过费，所以不太清楚该如何应对我。这家瑞典医院的行政人员看了一眼我的保险卡，露出一一种与美国医院的人员看到没有保险的人同样的困惑而迷惘的表情。

最后，他们终于同意我……进入医院的感染区，或许经过一番盘算：“泰国、车诺比尔，管它是哪儿，反正这家伙是外国人”。医生和护士必须身着密封的太空装，外加面罩和橡胶手套，才能进来对我诊疗。

最后，医生帮我动了手术，在我的脚踝上安了一组合适的钉子。麻醉退了以后，我显然是说了——大声说了——一连串令人难堪的话，相信康复室里的每个人都听得懂，因为大部分瑞典人的英语都说得比我好。当然，现在我连一句也记不得了。

正如我所见——石膏上愚蠢的图画和淘气的瑞典文字——这



项手术很成功；几个月后，我又可以站起来躲闪路上的车辆。这段时间，就是我写作的开始。当我再度穿越街道时（穿着荧光橘的过街保护背心），我已经和论坛新闻社（Tribune Media Service）谈妥了工作。保守一点估计，它也应是地球上最出色的新闻联合体。这使我在电台、杂志和出版社都找到一点事情来做……但是，整个媒体给我的报酬却不堪忍受，他们并不支付我任何旅行费用。一直到现在，我所有的旅费都是自费\*，从未享受任何免费的款待；到年底，我就断了银两难以为继了。但我并不在意，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脚踝意外受伤之前，我为什么会在外旅行两年，则是另一个问题——一个我无法恰当回答、而其依据理由几乎立不住脚的问题。事实上，我在选择色拉酱上用的心思可能还更多一点。

当时，我和毕业班的其他同学一起，在毕业典礼上洗耳恭听台上来宾纵论毕业后似锦前程，而大家在文学院逃避此问题已达四年。这是在 85 华氏度的高温下，阳光直射在我黑色的大学服和方帽上——完全不是我想要进入的“现实世界”。我只是等着点到我的大名，以便起身拿走毕业证书，把它折成纸帽，然后到麦当劳煎汉堡。

每个经济学预言家仙手所指的方向迥然不同。一想到在咨询处、研究所、或在一个伦理道德挂帅的非盈利机构做牛做马，就无法让我怦然心动。自从大三那一年，在欧洲泡了整个暑假后，至今，我的心还在路上游荡。

当演讲的人放谈到网络时，我的学士服已经成了“三温暖”了，我开始做起白日梦，见到自己在亚马逊河划着独木舟，在尼罗河上航行，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在阿尔卑斯山上教滑雪，在加勒比海的游艇上当船员，到红海玩水肺潜水，在恒河戏水，赴巴塔哥尼亚爬山，去西藏向智者求教，与加拉帕哥斯群岛的海狮嬉戏，到津巴布

韦泛舟。我知道这仅是个长长的白日梦，而此时，这儿还有个冗长的演讲。

我的第一堂“现实世界”的课程于傍晚开课，我试图说服父母，我的计划是有价值的。但讽刺的是，他们却认为环游世界是逃避“现实世界”。

我告诉他们，我可以研究文化人类学、国际关系、生态学、海洋生物学、地质学、地理、海洋学、东方宗教、社会主义、达尔文学说、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在旅行中所遇上的各种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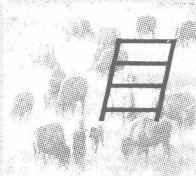
他们对此并不买账。幸运的是，我的两名祖父比较能接受这种鲁莽的计划。此外，我已经卖掉了我的音响、吉它、鼓，以及我所拥有的一切，外加几件毕业礼物，才凑齐足以成行的经费。

我在电视上看过马可波罗的迷你影集，读过好几期的国家地理杂志。如此行程，至少有一百万件事可令人担惊受怕。如果我对这忧心忡忡，可能连门都迈不出了。我不知道需要多少钱，要带什么，要接种什么预防针，买什么样的机票，还有去哪里，这些我都全然不知。我只知道我要浪迹天涯——而且，我要完璧而归。

我几乎如愿以偿。

\*：我第一次拿到记者证，并且得到三次免费招待和两次 10 美元的折扣时，我真是有点欣喜若狂——因为在这七年旅行中所花的 10 万美元，总共只占了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我在文章中会提及这些以表忏悔，因为在旅游写作这个行业，接受招待似乎不很适合，并且也不应该。





# 目 录

## 前言

## 非洲 Africa



饥肠辘辘的河马 / 赞比西河划木舟 (3)

骑鸟记 / 来去南非骑鸵鸟 (7)

大鱼上钩 / 纳米比亚钓铜鲸鲨 (11)

自由殒落 / 开普敦的峡谷探险 (15)

隔离式观光 / 造访南非贫民窟 (19)

地毯秀 / 马拉喀什卖地毯 (23)

大河恋 / 帆下尼罗河 (27)

## 东亚和南亚

## East Asia & South Asia

万种峰情 / 帕什卡骆驼大赛 (33)

马理布宗师 / 聚所找真理 (36)



与伏特加并驾驰骋/ 乘坐东北国际铁路 (39)

等待压轴好戏/ 痴迷听京剧 (44)

尼泊尔挑夫/ 登攀安纳普娜山 (47)

扎一根金针吧/ 参观北京针灸学校 (51)

卑下的生命行为/ 曼谷的色情秀一窥 (55)

## 澳大利亚 / 新西兰

Australia / New Zealand

长空漫舞/ 跳峡桥高空弹跳 (61)

海豚歌手/ 与海豚共游在新西兰 (65)

浪潮新世界/ 澳大利亚学冲浪 (68)

倒胃的洞穴冒险/ 新西兰洞穴之旅 (72)

牧羊新手大全/ 澳洲牧羊录 (75)

回力棒先生/ 学掷回力棒 (80)

达阵南半球/ 观赏澳式足球 (84)

水之韵/ 打水曲棍球 (88)

寻觅蓝宝石/ 澳洲内地挖宝藏 (91)



## 欧洲 Europe

鲁道夫的最后防线/ 瑞典驯鹿牧人 (97)

终极快感/ 在意大利试驾法拉利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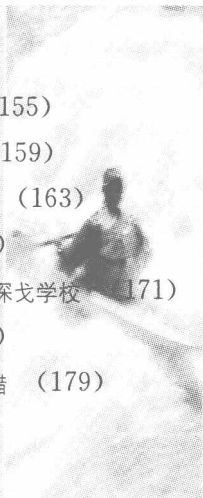


- 杀无赦/ 瑞典猎麋鹿 (105)
- 葡萄成熟时/ 采收波尔多的葡萄 (109)
- 加料布恩涅/ 西班牙番茄大战劫后余生 (113)
- 纯真年代/ 欢度慕尼黑啤酒节 (117)
- 坦程以对/ 西班牙裸体海滩大曝光 (120)
- 如厕在荷兰/ 驾驭复杂的荷兰公厕 (123)
- 至尊休闲/ 享受比利时水疗 (126)
- 掌中沙堡/ 荷兰雕沙 (130)
- 不眠红磨坊/ 情迷巴黎奢华上空秀 (134)
- 冰冻高尔夫/ 芬兰击打冰上高尔夫 (138)
- 午后的斑比/ 观赏马德里斗牛 (141)
- 大打出球/ 在圣安卓练高尔夫 (145)
- 喧闹的朝圣之路/ 健步卡米诺 (149)



## 南美洲

- 缆绳礼仪/ 来到世界最高的滑雪坡 (155)
- 阴差阳又错/ 寻找智利的满月派对 (159)
- 再来一杯玛格丽特/ 危地马拉学西语 (163)
- 受难观光/ 玻利维亚矿坑探险 (167)
- 踩着运动凉鞋跳探戈/ 参观阿根廷的探戈学校 (171)
- 蹄声得得/ 买马骑行哥伦比亚 (175)
- 无桨上溯亚马逊/ 亚马逊的吹箭筒狩猎 (179)



熔岩之魅/ 危地马拉火山行 (184)

最后的泛舟/ 踏浪恶斗比欧比欧河 (187)



## 中东 Middle East

死海漫游/ 偕母小泡死海 (193)

天佑/ 夜度西奈山 (196)

刷净尘埃/ 洗土耳其浴 (199)

浅尝社会主义/ 以色列合作农场摘香蕉 (203)

## 美国 America

轻松角力猛鳄鱼/ 佛罗里达与鳄鱼摔跤 (211)

当一回坦克手/ 驾 M1A1 坦克去兜风 (214)

驯牛记/ 72 盎司的挑战 (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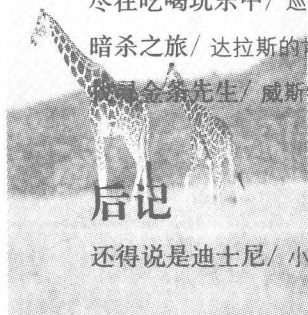
异乡人的国度/ ——游威尼斯海滩 (222)

沉默的冥想世界/ 感受塞度纳的漩涡 (225)

尽在吃喝玩乐中/ 巡游加勒比海 (229)

暗杀之旅/ 达拉斯的肯尼迪旅游 (238)

偶遇金茶先生/ 威斯特礁潜水寻宝 (241)



## 后记

还得说是迪士尼/ 小小世界或许就在你身边 (245)

# 非洲

A f r i c a

长久以来非洲就有黑暗大陆 (The Dark Continent) 之称，但如此雅名实在让我不得其解。我在非洲呆了6个月，没想到这是我到过的阳光最灿烂的地方。我极力猜测铸造如此雅号的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哈拉雷 (Harare) 我所任的那个青年旅馆里，那里的浴室根本没灯泡。晚上如果你要用浴室，就必须自备手电筒或蜡烛，不过即使这样，多数男性旅客还是无法对准马桶，而它们的误差也通常超过国际所能允许的60厘米标准距离。或许那家伙的真正意思是“黑暗大小便” (The Dark Incontinence)。





## 饥肠辘辘的河马 / 赞比西河划木舟

津巴布韦：卡里巴

赞比西河(Zambezi)下游的独木舟之旅,类似于在自家客厅里吃匹萨。惟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是:如今你处在一条混浊的非洲河流上,方圆 300 里之间匹萨了无痕迹,河流周围只有几头巨大的动物跃跃欲试;事实上,或许它们觉得这里是它们的客厅,而你正是它们的美味匹萨。

赞比西河是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的国界,在那里划独木舟,可不是你特立独行的壮举,除非你的脑袋短斤缺两(与旅行社一起出游只需少掉一小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和一家名为“水牛旅游”的廉价旅行社签订旅游行程的原因。而且,我还是必须为 4 天的独木舟之旅,付上 360 美元;他们还要我签订一份弃权书,意思就是,假如我被一只大型动物整个生吞活剥或局部小段撕解,他们仍有权持有那些大钞。

和我同团的有一对荷兰情侣、一对德国佳偶、以及一对英国、新西兰情人,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全都少根筋。我和一名矮小安静,又非常和善的津巴布韦向导约翰毛斯卡(John Mousaka)同船(没错,他的名字是一个希腊盘子)操桨一马当先,其他人则两人一舟紧随于后。

置身船首,我的工作就是划桨,后面的人则负责掌握独木舟的航向。约翰是个很好的独木舟手,但他却无法给后头的那些人任



何指导。那对英、新情人还有点经验，但是德、荷那两对都是第一次，所以他们“Z”字形痉挛式的划法，很快就让他们掉队落伍。

约翰的津巴布韦口音，有点像澳洲英语，带点英国腔调，以及呢喃的混合，加上独木舟的间距，因此动物识别更像是一种语言挑战。

“那是颈纹苍鹭”，约翰会用他细如蚊子般的声音告诉我们。

“叫什么？”后头的独木舟传来克里斯的问句。

“颈温苍鹭！”换我回答，我不敢确定我的发音是否正确，不过，没有动物图鉴，也没办法弄清楚。

“青吻长鸬！”然后我就听到克里斯如此告诉荷兰来的那一对。

这种传话游戏贯穿整趟行程，我想所见到的每一种动物大名都被张冠李戴了。

我们耗费多时，差不多是用了满档行程，才习惯和河马同河共享。尽管，它们看起来很像浸在水里的乳牛，但是在非常，死在河马之口的人却比死在其他动物手下的都要多得多。河马不喜欢不速之客，所以他们自然也不会对你礼貌有加。

大多数的河马都是成群结伙浮在河上，远远地看起来就像是水中的矿物。这些河马很容易见到，所以也很容易避开。让人头痛的是要注意那些水面下的河马。要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它们就很有可能从我们的独木舟下方浮起来，然后一口把我们嚼成凤尾鱼片。约翰提醒我们：“这不是一件美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惊吓，我们必须不断地用船桨敲打独木舟的两侧——差不多每隔 30 秒一次——好让它们知道我们在哪里。这有点像去邻居家前做礼貌性的敲门。通过河水的传播，下游几百米远的河马都会突然抬头，快速地瞄我们一眼，然后迅速地消失在看似平静的水面。

只要知道它们的位置，我们会向另一岸划去；除非遇到野草





丛生的小岛夹击下的狭窄水道。在这种几乎只能容下一只河马与一条独木舟共存的情况下,我们会靠向较浅的一边——这就是独木舟与河马共存的生存法则——因为它们会撤退到较深的水域。不幸的是,如有河马没有退到它们该去的地方,就会对准我们冲来。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冲向我,因为我就坐在最前面。

其实,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挡赞比西河冲锋陷阵的河马。如果约翰掏出他的左轮手枪射击,\*只会惹它们更生气。要是我们弃守独木舟,又会成了鳄鱼的大餐。而如果我们划桨挥向陆地,那又得对抗等着把我们踩成匹萨佐料的水牛和大象。那我们又能怎么办?拿桨拍打水面。可对抗一匹3吨重而且在盛怒之下横冲直撞的河马,这听起来虽然不怎么管用,却出乎意料地奏效了——有一匹河马就冲到离我约两米前,而在它还没有决定好下一步时,就被我狂乱的拍水声给打消了念头。

每天晚上我们都在河岸扎营。我们的伙伴可不少——河岸两旁有成群的河马、水牛和大象,还有狮子、土狼、狒狒以及采采蝇,它们都被赞比西河的水源以及四周环绕的青葱牧草吸引而来。幸好,有可靠的抗疟疾蚊帐(不过我们的蚊帐都是洞洞,有些洞比蚊子、采采蝇、甚至小豹子还大)能够保护我们。

我们的营区没有篱笆,也没有帐篷。我们各自睡在行军床上,头上挂着蚊帐。不过,我知道实际没人会安然入眠,包括约翰毛斯卡,他除了防范动物夜袭,还得看好独木舟,免得被对岸的赞比亚人偷走,看来后者才是他最担心的事。我们整晚都在聆听狮吼狼嚣(虽然我们就是他们取笑的对象),它们的声音难以抗拒,因为听起来似乎离我们不到15米。至于,为什么这些动物没有吃掉我们?我也纳闷。或许是我们刺鼻的体味让它们退避三舍。

为了补觉,我们和这里的动物一样,在110华氏度(38摄氏度)高温的中午打盹——中午实在热到让人无法划船,也热到让动